



# 讓開一步見證真實

◎ 李玉柱副前人

編按：本文為刊載於〈一貫道總會會訊〉277期P. 4的理事長嘉言，文章論述精闢深入；特請示李玉柱理事長允可，慈悲蒙允轉載於〈基礎雜誌〉，以饗讀者。

記得，民國 101 年（2012），臺灣宗教學會年會暨「全球化下臺灣宗教發展之典範」學術研討會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在開幕式致詞後，第一場專題講演邀請中央研究院瞿海源研究員等學者分項簡介已獲得國科會審查通過的計劃研究專題「全球化

下臺灣宗教發展之典範」，瞿研究員負責的是「政府宗教政策與社會政治變遷」，他的開場白用語簡單明瞭，他說：臺灣解嚴前只有兩種宗教，一種是白天的宗教，一種是晚上的宗教，白天的宗教是政府承認的合法宗教，晚上的宗教是政府不承認甚至還要取締的非法宗教，有時白天的宗教還會欺負晚上的宗教。當時的一貫道就是瞿研究員所形容的，解嚴前是屬於晚上的宗教之一。當然，解嚴後臺灣只剩一種宗教，那就是全天候的宗教，

各宗教平等自由傳道，交光互映，普照世界。

臺灣宗教的治理，在戒嚴時期仍是猶如專制時代的模式，只會承認少數可控管的宗教，對於民間宗教大都抱持著明清以降專制政權以政治角度解讀宗教的模式，認為宗教活動都可能帶有政治企圖，也即政府還沒有準備好放開人民結社自由，所以只要下一個行政命令查禁，就可以箝制宗教發展，即使這個行政命令不符法律或憲法，但在戒嚴時期仍是大有效用。這也是瞿研究員所說：「政府雖聲稱嚴加取締一貫道『邪教』，但一貫道信徒並未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主要是於法無據。在警備總部的文件中，也坦承『法院以此項辦法僅係行政命令，多予以不起訴處分。』……在司法過程上，法院沒有坐實一貫道的罪狀，一貫道被警備總部和內政部明文宣布為邪教予以查禁，主要是藉口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風氣，顯示了威權政權對發展快速的新興宗教深度的疑慮。……」

為了解消政府的疑慮，一貫道足足用了30年以上的工夫。其間，除長期與政府各部門溝通，也與其他合法宗教合作交流。當時一貫道老前人也

深知政府並未準備放開宗教管制，也惟有廣結善緣，力行積漸之功。其實，有如現在的中國大陸一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金澤在接受〈鳳凰週刊〉第500期採訪時表示，他認為現代中國大陸宗教開放事宜不是宗教管理的問題，而是「大法官小法的問題，結社不放開，宗教不可能放開。這個問題不是跟你宗教過不去，就像新聞行業，即便你有錢，你也只是想辦份報紙就能辦的。」

在戒嚴時期，臺灣政府並未準備開放宗教，一貫道的活動受到嚴格的限制，也是很平常的事。雖然如瞿研究員所說「一貫道信徒並未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卻受到長期的政治壓力，道場領導者隨時要有被監禁的心理準備，而這種監禁在當時並不須經法律程序，而是直接以違反政府行政命令加以拘禁，即使您所做的都是好事，也長期須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有者被拘禁數日、數個月，最嚴重者大概是屬寶光玉山道場王壽老前人因興建「玉山寶光聖堂」有九龍壁，及「玉山起點王道興」等訓文內容，可能被政府政治解讀為有政治企圖，踩到臺灣政治禁忌區，王壽老前人從民國65年(1976)12月5日被政府以「妄

想稱王稱帝」叛亂嫌疑將其逮捕，經10個月偵訊拘押，雖罪證不足，警備總部仍於民國66年（1977）10月20日，裁定送至臺灣仁愛教育實驗所感化教育3年。很弔詭的是，王壽老前人在事發前可是長期支持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候選人，尤其蕭天讚立法委員長期受到王壽老前人的支持與栽培，但當民國66年初，臺灣政府當局決定拘禁王壽老前人時，王壽老前人長期支持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也沒有為他帶來即時的消災解厄作用。

另者，一貫道在戒嚴時期30多年間，也曾參與中華民國道教會的籌組與運作，其中主要代表是基礎忠恕道場領導張培成老前人及後來也參與的寶光玉山道場領導王壽老前人，張老前人還從首屆開始連四任中華民國道教會常務理事之職，也曾3次代理理事長，而王壽老前人後來也曾任中華民國道教會常務理事，長期都為中華民國道教會的發展出錢出力，但造化卻有不同。因國家諸多情治系統的不同解讀，王壽老前人還是因為被解讀為事涉國家安全而受到長期牢獄之災，直至民國69年（1980）底才獲准出獄，民國93年（2004）1月17日，獲得政府頒發回復名譽證書，證書字

號為（九三）復譽字第二〇三〇號，並依冤獄賠償法規定，中華民國政府賠償王壽老前人的損失。

有如現在一貫道已多年與中國大陸進行了廣泛多元的交流，但不必然保證這樣的交流即等於中國大陸合法承認一貫道。如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很盛大的舉辦「新興宗教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也邀請臺灣一貫道代表發表一貫道發展的論文，此次會議也得到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及國家反邪教部門等單位的支持。但這並不是等於承認一貫道在大陸已取得合法性。誠如金澤副所長受〈鳳凰週刊〉500期採訪時所說：「學術交流不等於政治承認。不意味著有一必然有二，會議如果開到第10次即會把某個宗教合法化，恐怕不是這樣。」但「增進了解，也許會有促進作用」。

一貫道既以儒為本，深信得道者多助。即如蕭天讚立委深受王壽老前人支持，《蕭天讚自傳》曾自述說，他民國61年（1972）底第一次參加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競選辦公室就設在王壽老前人的臺南寓所，所有助選人員宣傳車輛、一切助選事務，均由

王壽老前人安排，甚至連任 14 年都是如此。民國 66 年（1977）當時，蕭天讚立委雖無法為王壽老前人解除牢獄之災，但據蕭天讚立委回憶紀錄顯示：我於民國 69 年（1980）4 月 16 日，以國民黨社工會主任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告「當前農漁民勞工及宗教重點工作」後，正要回座前，蔣主席問：蕭主任，現在一貫道的情況如何？我就地站立回答：一貫道道親現在保守估計約有 50 萬人左右，只要加入一貫道聽其講道後，就變成彬彬有禮，道貌岸然，舉止有序，平時勤於事業，如有賺錢，則用於公益，為道奉獻，每到選舉必全力支持本黨候選人，與其禁而無效，不如納入輔導。據說與會的國民黨中常委也有當場表示反對者，但蔣經國主席已有意朝解禁一貫道方向前進。其中，一貫道各組線道場領導前人輩代表鏗而不捨的繼續溝通，最後幸賴陳水逢博士的無私參與引介，一一帶領一貫道前人輩走訪黨政各部門溝通，並於民國 76 年（1987）1 月 9 日，委請其學生蕭瑞徵立法委員在立法院連署 40 位立委緊急質詢行政院長俞國華，要求政府准許一貫道立案，合法傳道。不久，民國 76 年 2 月 11 日，行政院正式同意解除對一貫道

的禁令，黨政決策當局並委由時任內政部長吳伯雄代表宣布解禁一貫道，離政府宣布解嚴還早近半年。

誠如中華民國發展史所說：一貫道能夠在臺灣撥雲見日地發展，也未嘗不是反應中華民國走向民主化、多元化所寫下的一頁史詩。也如北京大學盧雲峰教授所說：臺灣戒嚴時期，官方對待民間宗教仍採政治化解讀，擔心民間宗教有政治野心及政治陰謀，如王壽老前人事件。唯有臺灣當局從政治化解讀宗教的習慣轉變，也即政府宗教觀的改變，解禁以後，臺灣並沒有出現造反的事件，這可能是與去政治化的宗教觀有關。其實，宗教的本質在追求形而上的道，解禁不會帶來造反，禁制也不會引起造反，只是或採禁制或採解禁，則可看出國家與政府的視野與器度。

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政府也是人所組成，政府也要學習成長，讓開一步見證真實，才會開創出讓世界尊重信賴的國家器度。